

风物 深度

《骇客任务：复活》：Matrix系列的句号够完美么？

二十年后，观众早被官能刺激的画面疲劳轰炸，与此同时全民对科技认识大幅提升，而这注定了Matrix系列的难以为继……



《骇客任务：复活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谭剑 发自香港 | 2021-12-28

Matrix从一开始，就注定是失败的电影系列。

Matrix在1999年以横空出世时，提出“你知道你并不是活在真实世界里面吗？”的疑问。这题材在当时并不新鲜，早一年的《真人Show》（Truman Show, 又译“楚门的世界”，1998）和《十三度凶间》（The Thirteenth Floor, 又译“异次元骇客”，1999）都在玩类近的题材，不过，Matrix糅合功夫、子弹时间，再借一点网路和哲学（包括Jean Baudrillard的后现代理论）的皮毛，就给观众莫大的新鲜感。那时大部份人对网路认识不多，甚至，不是所有人都有internet presence。

第一集的空前成功，要在第二三集找出能超越第一集的宏大概念近乎缘木求鱼，结果导演专注于建构人类和AI之间对立的历史、Zion城的建立和救世主的由来。可惜受限于背景故事的平铺直叙（这表达做法最适合小说，而不是重视画面和动作的电影），对普通大众来说，这两集的欣赏价值就是连场动作场面，反而由九个风格各异的动画组成的Animatrix（2003），由于不执著于宏大的概念和复杂的背景故事（除了本身就是编写历史的两集〈The Second Renaissance〉），而著墨于人物感情，反而令人惊艳。后人谈到Matrix，多数只欣赏第一集，后面两集不是门槛过高，就略过不看。



《骇客任务：复活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目标观众：看热闹还是看门道？

Matrix 4摊给观众看的招数，不再是炫人的特效或创见，而是让老粉丝感到亲切的场面、对白、动物、镜头角度。它不只是续集电影，也在致敬和解构前三集，并带有浓浓的怀旧风。

二十年后，当代观众早就被画面上的官能刺激疲劳轰炸，要超越前两集的打斗场面殊不容易，但更要命的是，网络几乎无处不在，我们有1999年仍未面世的Google, Facebook和智能电话，“大数据”和“演算法”就连一般人都琅琅上口，要在电脑科学上超越大众的认知水平而不至于孤芳自赏，又是另一难题。这个全民对科技认识提升带来的高山，注定了Matrix这个系列——一如《未来战士》系列在头两集后——难以为继。长拍长有的《侏罗纪公园》不是科幻电影，而是以动物为主题、却又不会在拍摄期间伤害动物的惊悚电影，恐龙本身也是一个永不过时的主题。而第二集和第三集的重心：人类和AI斗争的历史，更不是主流观众那杯茶。

因此，Matrix 4 (The Matrix Resurrections，台译“骇客任务：复活”，陆译“黑客帝国：矩阵重启”，港译“22世纪杀人网络 复活次元”)的目标观众有两种，一种是看热闹，另一种是真正看得懂门道。

先说给热闹的观众，入场前还是要重温前三集。他们在第四集看到的，不是如第一集般炫人的特效或创见，而是让亲切的场面、对白、动物（如黑猫和兔子）、镜头角度。第四集看来不只是续集电影，也在致敬和解构前三集，并带有浓浓的怀旧风。在第一集里出现的子弹时间，在第四集成为囚禁Neo的“空间牢狱”。

当爱情来到中年

除了致旧，这一集最容易引人共鸣的，是Neo和Trinity的爱情故事。我一边看一边想到的，不是其他拍续集的科幻电影《银翼杀手》(Blade Runner，又译“2020”，1982)和《魔鬼终结者》(Terminator，又译“终结者”或“未来战士”，1984)，而是包括《情留半天》(Before Sunrise, 又译“爱在黎明破晓时”，1995)、《日落巴黎》(Before Sunset, 又译“爱在日落巴黎时”或“爱在日落黄昏时” 2004)和《情约半生》(Before Midnight, 又译“爱在午夜希腊时”，“爱在午夜降临前”2013)的“爱在三部曲”。

同样横跨接近二十年，在“爱在三部曲”里，男女主角年轻时在维也纳邂逅，九年后在巴黎再遇，但男主角已婚生子，女主角也有稳定对象，后来两人依依不舍，再也无法分开，让观众以为这是两人之间最美好的结局，岂料在九年后的第三部里，两人虽然已结婚，导演却让我们目睹有情人终成眷属后血淋淋的现实：他们面对婚姻危机，在酒店吵起架来。女主角袒露不再年轻的身体那一幕时，我仿佛听到她在说：“岁月是

把杀猪刀，不只把我变成中年妇女，也把我们年轻时的甜蜜全部扫落多瑙河和塞纳河河底。”

Matrix系列来到第四集，给我的感想也非常接近。

那时他们青春无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对比现在已是中年的两人。这一幕不只勾起他们回忆，勾起前三集的剧情，也让我想起，当年看前三集时年轻的我



《骇客任务：复活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在第一集里，Neo服食Morpheus提供的药丸后，睁开眼去面对真实的世界，成为 The One救世主，最后在第三集的反高潮里“功败垂成”，Oracle说他会回归。观众期盼了十多年后，在第四集里，饰演男女主角的两位演员毋需刻意装老，而是年华自然老去（Keanu Charles Reeves, 1964; Carrie-Anne Moss, 1967），他们脸上的眼袋、黑眼圈、鱼尾纹和法令纹，并不全然是化妆的结果。

事隔多年再登场的Neo和Trinity，前者现名Thomas Anderson，是著名游戏设计师，后者名为Tiffany，成家立室。Matrix前三集的剧情，个中的紧张刺激，出入生死之间，只是他们“梦中”的冒险，Neo把梦境

变成游戏，也让导演理所当然在电影里肆意加插前三集的片段。

这一集让我最有感的一幕，当属后中年的Neo和Trinity在咖啡厅里面对面坐著，在聊Neo设计的游戏，Trinity问Neo，游戏的男主是否他的个人经历，并谈到游戏女主角的设定和她的相似度。两人聊天时插入年少气盛的Trinity开电单车（摩托车，机车）载Neo的片段，那时他们青春无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对比现在已是中年的两人。这一幕不只勾起他们回忆，勾起前三集的剧情，也让我想起，当年看前三集时年轻的我，如今也迈入知天命之年。这个情绪在一瞬间的冲击，对同步欣赏这系列兼和主角一起成长的影迷，一如《情约半生》给我的震撼，算是看Matrix 4的意外收获。

第四集和第一集故事套路相同，都是要Neo先觉醒，进入残酷而真实的世界后去完成下一阶段的任务。不同的是，同样是吞食药丸，在第一集是寻求真相，在第四集是“已找到真相，也反抗过后，是否甘于接受失败”。如果说年轻人的行动是冲动，中年人的裹足不前，就是经验的累积，有更深沉的思考。



《骇客任务：复活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只修未来史难免离地

不管一部科幻作品在编写历史上如何巨细无遗，但只顾玩设定，修未来史，而无意反映人性和现实世界，就难免“离地”。

在希腊作家卡山扎基（Nikos Kazantzakis）的《基督的最后诱惑》（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, 1988年由Martin Scorsese改编成电影）里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无比痛苦时，魔鬼伪装成天使引诱他：如果耶稣步下十字架，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，也就是过“正常人的生活”。耶稣受不了这个最后诱惑，放下成为救世主的使命。几十年后，耶稣在油尽灯枯时，重见从前的几个门徒，被犹大指责背信弃义，逃避责任。这时，耶稣才悔不当初，请求上帝“重设”，于是，他又回到十字架上，“手上、脚上和心上有剧烈的苦楚……他吐出一声胜利的欢呼：‘成了’！”（译文取自时报版，王鸿仁等译）

同样饰演救世主的Neo和Trinity，都要在第四集面对这个诱惑，对中年人来说，这个诱惑，是Anderson的名成利就，是Tiffany的四口之家，是不小的机会成本。

Marix 4给内行观众看的，是延续人类和AI之间的斗争史。

这段历史在前三集是用较为直白的方式去表达，来到第四集，却成为谜团。和Neo怎样复活，Trinity怎会出现却又对他毫无印象等，成为Neo和观众都要找出的真相。这个层层解谜的方式，是相对前三集的一大进步，也让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影保持张力，

原来Neo和Trinity死后，被复活过来。为免唤起他们的记忆，所以给重置身份，更狠的是给Trinity完整的家庭，成为她和Neo重新结合的障碍。整个背景故事和怎样铺陈，都非常精彩。去找Neo的女生角色叫做bugs，改得非常贴切。不过，这故事也有一个先天无法解决的bug，为什么不安排两个人都是行动不便而且讲不同的语言？这样他们根本就无法接触。

如同第一集在解开谜团，剩下的就是动作场面和Neo的最后觉悟一样。第四集在铺陈完背景故事，剩下的就只剩下动作场面和爱情故事。

我喜欢Matrix 4里导演处理男女主角的感情线，个中的回首当年能触动我这中年人。这个迥异前三集的细腻感情，无疑是两个加入编剧团队的小说家David Mitchell（也是电影《云图》的原著作者）和Aleksandar Hemon的功劳。可是，身为科幻片，在科幻元素方面，Matrix 4也一如预期，别说没有交出超越第一集视野，甚至没有拿出符合廿一世纪二十年代的当代视野，它根本没这企图。不管一部科幻作品在编写历史上如何巨细无遗，但只顾玩设定，修未来史，而无意反映人性和现实世界，就难免“离地”。若论对当代科技洪流的反思，“科幻片”《Don't Look Up》虽然毫不科学，反而探讨得极深入，近乎鞭挞得体无完肤。不过，Matrix 4的结局，已经比第三集结尾令人满意，希望能为这个系列画下正式的休止符

